

14
310



張
河
水
堂
書
房
二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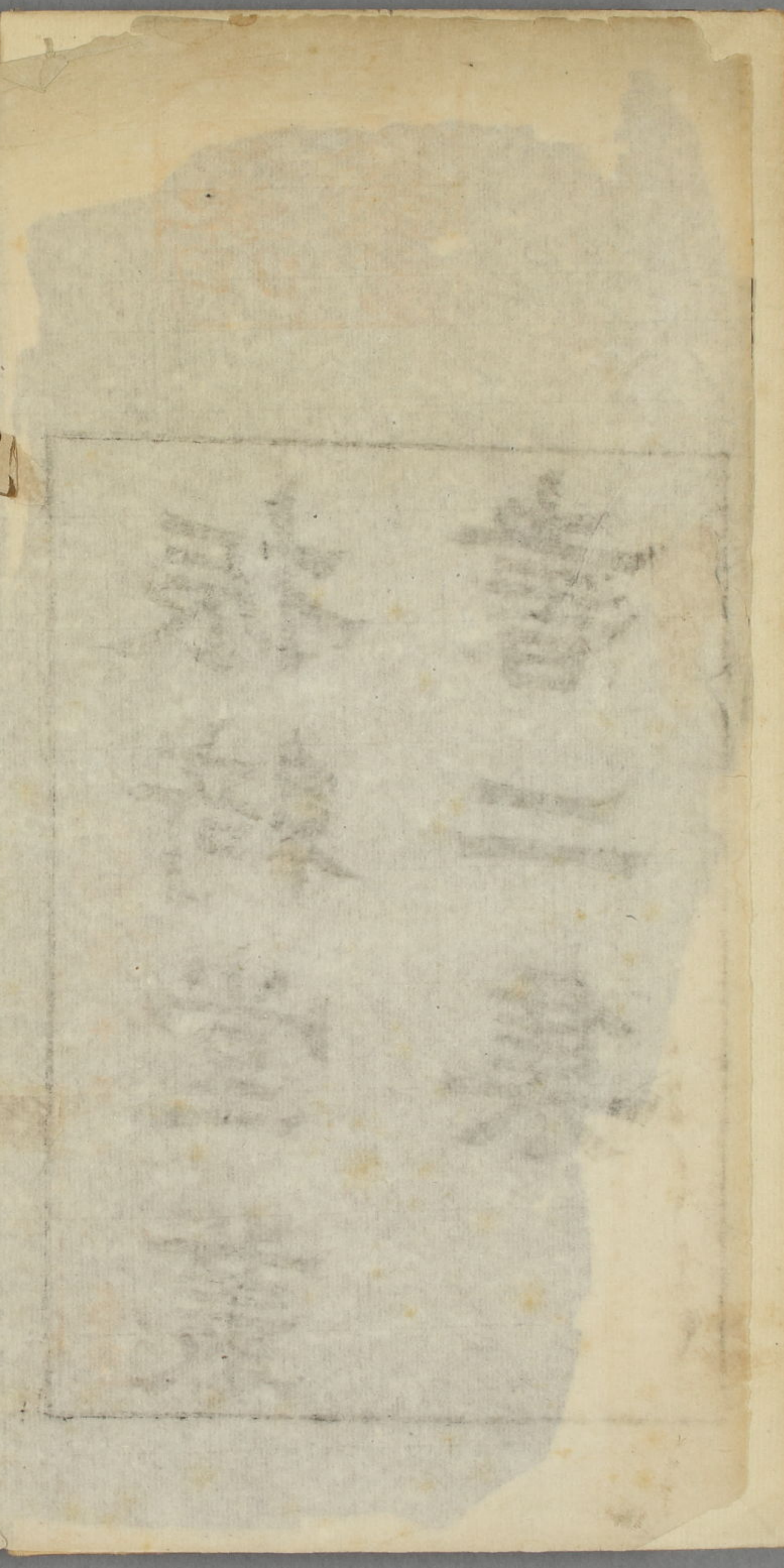
東方書局
學校圖書



振綺堂叢書二集

文
有
那

明
治
三
十
三
年
錢
恂



門曾4
號310
卷



光緒廿年泉唐
汪氏振綺堂刊
武進屠寄署檢

振綺堂叢書敘

振綺堂叢書錢塘汪子康年所輯刊也汪子經術文學
擅累世先傳撰著校鏤善本爛映海內舊以振綺名藏
書之堂汪子仍之用續其祖云凡為書若干種為類若
干為卷若干汪子曰吾於是書務張闡幽微適世用而
已其他尋常傳刻皆不復錄入姑為我敘其端竊以謂
此誼例之所存焉爾汪子可云不苟者也獨怪汪子儒
緩習章句顧好言中外計策瀛海大九州方輿制度習
俗兵家縱橫之故愈孳孳探索之求其載記或不得
或不善及已所流布皆若引為大戚者管子有言中國

明於禮義陋於知人心汪子其將激於世變而然與吾
觀
國家一道德同風俗蓋二百餘年於茲矣道咸之間泰
西諸夷始大通互市由是會約日密使命往還視七萬
里之地如履戶闔然士大夫學術論議亦以殊異夫習
其利害極其情變所以自鏡也蔽者爲之溺而不返放
離聖法因損其真矯俗之士至欲塞耳閉目擯不復道
二者皆惑非所謂明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者也君子
之道莫大乎擴一世之才天涵地蓄不竭於用傲然而
上遂滂然而四達統倫類師萬物而無失其宗自莊周

敘列墨翟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之倫皆曰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漢志則稱修六藝之術觀九家之言可
以通萬方之略後世之所著錄源流本末與古益異然
而氣機之所闢智力之所極或反爲古人所未備不可
不察也汪子是書旣務備世之急他所采列皆可觀足
破拘督怪迂之習吾尤欲汪子勤蒐而慎取研究道本
綜貫終始以進窺整齊百家之大誼毋終貽儒者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之譏也光緒二十年正月義甯陳三立
敘

錄

要覽而少也之歸也次辭二十平五日其謂則三立
將以辨故以垂惠蓋齊百宋之大監世錄謂香其而
海海督對致之皆吾次始由于懷遠而助那爾矣故本
木察也至于是書海錄論世之急於用采民皆下購足
而矣謝文則關啓式之祖蘇定風然古人祖未論不可
以檢萬言也初於世之祖善幾時前本末與古益異然
論百并然其善於志願補於六德之漸歸大寒之言何
除以墨野遠崇田編對傳關其答報之論皆曰古之辭

振綺堂叢書二集總目

中興政要 文廷式輯

克復諒山大略

烈女傳 汪憲輯

明史分稿殘編 方象瑛著

己庚編 祁韻士編

西藏紀述 張海撰

章谷屯志略 吳德煦子和甫採輯

萬象一原 夏鸞翔演

埃及碑釋 陳其驥錄

總目

木刺夷補傳稿

轉徙餘生記 方濬頤撰

奉使英倫記 黎庶昌撰

西蘇錄

五夷錄

興史

文

京師

中興

餘堂

中興政要

光緒甲午

楊守敬題

中興文苑

中興政要

御將帥劉光世不受杜充節制怒劉光世不受杜充節制怒劉光世不受杜充節制怒

建炎三年閏八月丁亥以右僕射呂頤浩為左僕射杜

充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上詔諸將問移蹕

之地張俊辛企宗勸上徑之潭州世忠後至曰已失河

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上乃令內侍押三人就

都堂商議戊子宰執入奏上曰昨世忠欲往吳越吳越

則我可以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避於湖南遂令引去

商議朕自聞遠避之說怫鬱不平至晚不食朕嘗思金人所恃者騎眾耳浙西水鄉騎雖眾不得騁也人心安定吳越可居人心動搖雖至川廣恐舟中皆敵國又曰張守請留杜充守建康頤浩曰臣等與韓世忠議亦如此上曰善遂決吳越之行令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自餘諸將分守沿江詔杜充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眾十餘萬以節制諸將江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嚴峻論說紛紛光世見駐軍江州乞不受杜充節制上怒曰豈容如此跋扈遂詔充除相出自朕意令盡護諸將光世如尙敢

違當寘之法光世乃卽時渡江世忠移屯江陰軍常州境上臣龍升之釋曰劉光世欲不受杜充節制而高宗皇帝震怒曰豈容如此跋扈如尙敢違當寘之法光世卽時渡江韓世忠亦移屯江陰臣竊謂國家中興所以遠過江左之晉者此其一事也蓋以禮爲國而朝廷尊以法明分而體統正且晉非無將帥之才始焉有微勞而上不見知則疾視之念生有私隙而上不能平則相屠之禍起未必懷顧望而相疑則人莫有固志旣知其難制而復用則授之柄而不易回弱而不能令則國體日以傾驕而不能制則過惡日以肆若陶侃蘇峻桓溫

之流使恩足以結之明足以服之威足以震之方略足以駕馭之命令足以奔走之孰非可用之將帥哉其忠義不回而有志莫遂者則爲慷慨受害之劉琨雍丘憂憤之祖逖使羣兇得以致行中州懷逆不敢發者得以肆志有爪牙而不善用其禍可勝痛哉方高宗怒光世之時大業雖中興而醜虜之勢方強人心雖同戴而威令未大振諸將雖稍奮迅而亦未有立大功者天威一震紀律赫張雖杜充不克有濟而諸將自此爭先用命矣夫惟洞鑒張俊辛企宗不敢戰之情而駐蹕吳越以安定人心重盡護諸將之權而卽時渡江移屯者莫敢

逗撓不用命明明廟謨赳赳雄斷高宗有焉

趙鼎請切責韓世忠逐連南夫

建炎三年時以華藏寺爲建康府治而江浙制置使韓世忠權住蔣山詔世忠候建康府移保寧宮卽聽居華藏緣保寧有先朝房院尙在守臣連南夫未及遷而世忠逼其骨肉狼狽出寺於是殿中侍御史趙鼎言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爲則無不可爲者矣南夫治郡緩不及事願先罷之然後降詔切責世忠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爲兩得上深嘉納且日唐肅宗興靈武諸事草創得一李勉然後知朝廷尊

今朕得卿無媿昔人矣於是諸將帖然畏服亦罷南夫以兵部侍郎湯東野然光世尙遷延未行外議憤之伏望睿慈趣使赴鎮江府措畫防守以副藩屏之寄詔確章示光世

廷式案以兵部侍郎以下不關前事永樂大典原文

如此此當時校勘之疏也

又案兵部侍郎湯東野下脫兼知建康府五字然光

世以下當在以黎確章示劉光世條

卻韓世忠獻馬而特與請給得御將之道

九月上日前日韓世忠進馬一匹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敢乘朕答以九重之中未嘗出入何所用之卿可

自留爲出戩之備世忠夫人積下請給三省檢會近有旨特支隆祐皇太后殿積下供奉物餘人不得援例繼有賢妃位亦乞勘請已降旨不給上曰朕妃嬪所請可以不給如將帥朕所委用當厚恤其家可特支與

責張俊未立功

紹興元年正月神武右軍都統制江南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俊入辭上因詔俊今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何爲無功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則功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

繫年要錄

大將辟小吏以陰與省吏相連而止

二年四月神武前軍統制王瓊奏起復單知微准備使
喚臣僚言知微乃尙書省都事單知彰之親兄異時有
言瓊用知微交關省闈刺取事機者何以自解朝廷遂
從而與之不得不一言也昔郭子儀在邠州嘗奏除一
州縣官不報子儀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跋
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乃疑之也琿瑊
在蒲有所論奏不從亦私喜曰上不疑我陛下待五三
大將豈可不如唐之待子儀與瑊乎詔單知微起復指
揮更不施行

論韓世忠以光武平賈寇之隙

四年五月進呈韓世忠奏乞差劉光弼充本軍統兵官
上謂輔臣曰茲事未便光弼必光世之家恐光世疑也
光世弟光烈與世忠之兄世良皆帶御器械光烈近召
世良世良峻拒之昨世忠語及此朕諭之曰世良等內
諸司耳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
繫漢賈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卽結
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
甚愧之世忠頓首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
謝五年正月上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相繼入覲朕嘉
其卻敵之功賜賚甚厚朕服御之物有可予者亦予之

光世等拜賜感泣皆曰願身先士卒圖復中原以報朕觀自古帝王待遇將士未嘗不以恩結蒯徹說韓信背漢王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從吾得至於此夫人深信我背之不祥蓋待遇既厚則責望必深光世等必須有以自効趙鼎曰臣等聞光世等蒙陛下待遇異常皆感激思奮爭欲立功此社稷之幸劉光世韓世忠張俊朝辭趙鼎張浚沈與求胡松年侍立上命光世等陞殿以次立上謂光世等曰敵人南侵諸名酋皆在其中蓋有吞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扞蔽卒伐奸謀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鼎曰臣聞降虜程師回言逆臣

劉豫給虜人云光世世忠比失驩虜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沮矣上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小嫌意不釋然者朕知其決無者也烈士當以意義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小嫌何足校昔寇恂戮賈復部將復以爲恥深銜之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光世世忠縱有睚眦今日朕爲分之宜釋前憾結驩如初光世世忠感泣再拜且曰臣等頃過聽嘗有違言至安國家不敢分彼此況今已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訓飭丁寧臣等惶懼無所容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上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

飭內侍出內金盤尊羊賜光世世忠俊酒一行光世等飲之取以所飲器賜之陛辭而退與求曰將軍國之爪牙推轂授帥則聞之矣天子御坐賜之卮酒而親勸之未之前聞其禮甚重臣聞英宗皇帝待遇司馬光嘗有是賜其後淵聖皇帝用李綱實踵行之光世等乃蒙恩寵光榮如此必思所以圖報上曰光世等忠誠許國必能爲朕掃平僭亂克復疆土臣升之釋曰景德澶淵之役射殺撻覽虜人畏威而退眞宗幸北寨勞軍宴從臣於行宮後苑西亭賜大帥李繼隆石保吉襲金帶鞍馬仍舉酒以屬之繼隆等引滿因拜而言曰契丹無言犯塞蓋

將相非才致勞陛下親駕戎路冒犯霜霰許其修好以安民息戰臣等無以展其尺寸之効上曰今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甚慰朕懷亦卿等之力也於是保吉進曰受命禦寇則上稟宸略至侵突之際布列行陣指授方略皆出於繼隆繼隆曰契丹敗獲出自聖謀然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如保吉上曰將帥如此協和共圖勦績軍旅之事朕復何憂於是盡歡而罷呂源釋其事謂今連失數路賊據中原將帥罔功受賞曾不愧於繼隆保吉之徒加以更相詆誣莫非忌嫉又非如繼隆保吉互推善如此而欲國威稍振漸復古疆臣雖至愚未敢

以歲月期也願陛下深監祖宗舊事力早圖之使無噬臍之悔源之所指將帥詆誣忌嫉豈非爲劉光世輩發乎蓋怯於公戰勇於私鬪始因小嫌遂成大釁者武夫之常態向非高宗灼見諸將之情結之以恩震之以威服之以區處得宜援光武平賈寇之隙以消弭其私相憤憾不平之氣豈不誤國家大事尙望其成大功也哉

御將當略細務治事大體重者

九月上日諸大將固當奉法循理然細務末節可略而不問若事大體重係國家利害者不可不治也

御韓世忠進貢口味責以立功

十二月進呈沿江諸將奏報至上曰韓世忠近以鱗魚鮮來進朕戒之曰朕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至於進貢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御之沈與求曰陛下示好惡如此諸將敢不用命世忠能平劉豫父子羈致行闕之下大正典刑而分醢諸侯此乃足以報陛下喜諸將知尊朝廷猶以審重命令爲戒

十二月趙鼎奏比張浚遣使臣來云諸大將每得金字牌文字踊躍奔命無敢不虔尊朝廷如此皆陛下恩信有以結其心故艱危之際不敢少懈上曰諸將奉命恪恭固是美事然朝廷出號令亦不可不審重使其得之

若降自雲霄之上其誰敢慢易乎

答韓世忠虜遁不足喜諸將不懼敵爲喜

五年正月上曰韓世忠入覲奏云虜騎遁去陛下必喜朕謂世忠曰此不足喜若恢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爾然亦有可喜非謂虜退也爲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趙鼎等曰陛下誠得駕馭將帥之道

張絢論楊沂中運怪石

五月殿中侍御史張絢入對時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遣士卒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絢遇諸途奏言今邊

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方且卑宮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奈何中軍不能體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爲酒肆游觀之美此風漸不可長兼臣近見村民多取花株竹栽街市貨賣若不嚴加止絕亦有棄本逐末之患欲望體問運石因依重加行遣仍乞下臨安府禁止貨賣花竹庶幾陛下勤儉之德不待家至戶曉而侈泰之俗一變而爲樸素實艱難之先務詔禁止沂中坐繫年要錄。廷式案末四字當有誤鼎芬案坐下疑漏一罰字責張俊不聽行府命而以楊沂中助韓世忠

六年二月張浚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爲用世忠辭

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趙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不應尙稟於朝時議者以爲得體浚終以俊不肯分軍爲患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卻發密入衛俊尙敢爲辭邪浚曰此上策也不能及

繫年要錄

喜諸將知尊朝廷因論司馬光通鑑名分之說

十一月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上曰淮西旣無

事飛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司馬光作通鑑首論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以謂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紀綱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又曰貴以臨賤賤以事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根本光之措意深矣有國家者當以此爲先務也

胡世將請以親筆戒楊沂中者風厲諸將

七年五月上謂秦檜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爲治朕自卽位以來未嘗

以私怒降一人之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常日撫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給事中胡世將請因以風示諸將

繫年要錄

戒諭岳飛感激

七月上日昨日岳飛遣其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委曲感恩曰非官家終始保全何以有今日蓋飛臨行時朕分明諭之云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若犯吾法唯有劍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朕

語胷中無疑慮故如此感激張浚奏陛下御將之道可謂有餘矣

張浚羨劉光世閑適諭以數語皇恐感激

十一月上日昨日張浚入對論及劉光世解罷軍政閑居自適浚有登仙之歎朕不樂其語因諭之曰卿初見朕何官曰修武郎曰是時家資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朕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朕曰卿既如此宜思自効而有羨於光世何耶浚惶恐頓首至於流兼知建康府

廷式案末
五字有誤 臣升之釋

曰臣詳攷鼎所奏謂南夫不過弛繆爲世忠者聞之朝

廷可也豈有躬率使臣排闥而入以逐天子之京尹南
夫闇而無謀有以取之然忝爲從官豈可使一將沮辱
之如此世忠功高有所馮恃得以自肆苟不少加裁抑
務爲姑息之私則因循不悛必陷大過是非所以愛惜
世忠也願先諭此意然後降旨詰問使世忠知恩在陛
下不可忘法在宥司不可犯保全富貴終始功名則世
忠之福陛下之賜也蓋是時世忠方成擒苗劉之大功
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旂幟且兩鎮諸將未有出其右者
而鼎能折其肆於方萌不但有以尊朝廷重王威亦使
世忠心存謹畏有以自厲自全他日爭岳飛之死非不

深拂秦檜而檜亦莫能害之跨驢攜酒游西湖以自樂
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而以壽考令終者蓋高宗下詔
切責於其初乃所以爲保全終身之大造也善保功臣
若高宗臺諫振職若趙鼎有智勇功名而能知警若世
忠安得有韓彭之禍也哉

廷式案此釋趙鼎請切責韓世忠條誤入此也

趙鼎請正王德殺陳彥章之罪

初韓世忠喜王德之勇鷙欲使歸其麾下令陳彥章圖
之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刃刺德不中德奪刃殺
之苗傅寇浦城時統制王德旣殺陳彥章欲與世忠戰

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
七月世忠軍還執苗傅劉正彥詣都堂審驗畢磔於建
康市梟其首世忠爲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賞
平苗劉之功也上賜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旂幟世忠訟
王德擅殺彥章詔鞫於御史臺獄殿中侍御史趙鼎攝
德下獄按成以死刑定斷朝廷以德有戰功貸命鼎言
德緣兵敗自慚而忌世忠之功彥章乃世忠將故特加
害且德總兵在外而擅殺不顧此風一長其禍不可勝
言乃編置江州繫年要錄臣升之釋曰鼎奏王德擅自誅殺
不循法守蔑視朝廷此而不治孰不可爲長奸宄之心

成變亂之俗臣實憂之欲望明詔有司重實典憲正朝
廷賞罰之柄慰將士怨憤之心使跋扈之人知有王法
或謂釋德不問則世忠有詞罪德不貸則光世不悅臣
謂罪在王德法在有司何預於光世有司議法朝廷公
行何預於世忠郭子儀旣奪李光弼兵柄光弼請死子
儀待之如初勦力一心削平禍亂不以私讎忘國事也
惟丁寧訓戒使曉然知之斯爲善矣當時臺臣振職固
非一人而鼎其首也若論韓世忠之迫逐連南夫論王
德之殺陳彥章論王瓊之不策應杜充論范瓊之跋扈
當誅請詔劉光世駐軍蘄黃牽制湖南之賊請屯重兵

襄陽爲屏翰而令五路犄角相援皆鼎所建明也議論
風采有以增重朝廷臣因詳及之
以黎確章示劉光世赴鎮江
建炎四年七月右諫議大夫黎確言陛下念劉光世之
功穹資峻秩無所吝惜今又與故相呂頤浩朱勝非並
命爲安撫大使處以鎮江要地中外武臣誰與光世比
者所宜先冒矢石以率士卒乃欲豫擇便地以安其身
委郡政於添差通判幸陛下聖斷昭察隱微不從其請
涕誓効死節以報大恩趙鼎等曰陛下駕御將帥之道
可謂曲盡矣

廷式案涕字下數語當在張俊羨劉光世閑適條至
於流三字下誤入此條

諭吳玠令結主知因戒約止以茶博馬

先是吳玠遣使臣呂政求軍中犒賞于朝上曰昨日呼
政諭之曰歸語吳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非緣
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輔臣而後進比
要激賞之物朕已支撥一百五十萬緡非因浚有所厚
薄也其他所闕可悉具奏朕當一一應副又諭以川陝
自來以茶博馬今聞盡易珠玉紅髮毛段等無用之物
何益於事政曰吳玠則不敢諸將恐或取之朕令博馬

之外不可別易一物如易珠玉之類悉痛與禁止趙鼎
曰吳玠若聞聖訓不惟感激眷知亦當仰報聖德

洞知諸將偏裨才性短長

閏十月趙鼎奏韓世忠保明許世安功賞上曰安臣雖
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穩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
補於世忠上於諸將盡駕御之道至於偏裨其才性短
長亦照臨無遺如此

諭張俊遂不敢留馬欽

八年正月先是以歸朝官馬欽人馬隸張俊軍既而親
筆差欽江南鈴轄俊堅欲留欽不遣樞密院奏趣欽赴

任上曰昨俊入見朕諭之聞馬欽於卿素懷不足卿必
欲留軍中萬一欽病死人必謂卿殺之於卿亦便乎俊
悚然謝曰臣慮不及此不敢留欽矣上平日訓諭將帥
皆切於理使其利害曉然可謂盡駕馭之道

諭劉錡柳倪不如柳侑

八年二月進呈樞密院奏劉錡乞柳倪往淮西上曰柳
倪人材雖可觀而寔怯懦不足用乃不如弟柳侑今日
錡來奏事所當面諭之必不遣也上於將帥盡駕馭之
道至於偏裨小校人材短長皆照臨無遺如此

王庶視師淮上諭以張浚呂祉待諸將之失

八年四月詔遣樞密副使王庶視師淮上調諸路兵預
爲防秋計自酈瓊叛諸將稍肆庶條上請臨發犒軍於
都教場庶便服坐壇上自三衙大將軍而下雖身任使
相率以戎服步由轅門趨受命拜賜而出蓋自多事以
來嘗行也時主管殿前司楊沂中怒其統制官吳錫收
繫之獄戶部侍郎向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
使統兵屯淮西庶辭上因論王霸之道不可兼行當以
三王爲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
殺一人庶幾天下定矣王庶奏辭屬官上謂宰執曰昨
王庶辭朕諭之曰張浚待諸將以狎昵取侮呂祉以傲

肆取敗皆可爲戒劉大中曰庶到堂亦誦陛下之言深
佩聖訓

撫偏裨以分將權

五月監察御史張戒人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朕今
有術惟撫循偏裨爾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
將之勢分陛下既留意臣言贅矣

繫年要錄

張俊乞免賦絹宣諭訓飭

十年四月進呈張俊奏乞下諸州免本戶和買絹三省
擬每歲時賜絹五千疋庶免起例翌日上宣諭曰朕昨
日以三省所擬賜絹文字示張俊因諭曰諸將皆不曾

如此陳乞獨汝欲開此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汝
自小官朕拔擢致身如此須當檢飭如作小官時乃能
長保富貴爲子孫之福公議豈不可畏俊皇懼力辭賜
絹

陝西諸帥入覲鄭剛中請折其氣責後効

特詔前環慶帥趙彬前永興帥張中孚前涇原帥張中
彥前鄜延帥關師古皆入覲禮部侍郎鄭剛中言臣聞
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朝夕且至陛下引見之日所
以推誠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亦當折其氣以責其後
効不然恐不知有朝廷之尊者臣升之釋曰按剛中奏

人主之恩天也含容包覆混貸如一故人無不悅人主
之威雷霆也摧壓震曜超忽變化故人無不畏有如偏
廢則猶大虛寥寥而不示風雷之象生物之功無造化
矣矧駕馭桀黠延接雄俊籠絡控制收其心折其氣者
宜如何伏聞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陛下高官顯服
煥寵其身者旣無不周祥風慶澤蕩滌其意者又無不
盡彼方蒙戴懲省感激悼懼之不暇引見之日所以勞
徠撫存推誠意收其心者雖不可後至於釋罪宥過責
以後効而折其氣者正宜摧壓震曜示以風雷之象不
然位極則賤恩激則慢恐有不知朝廷之尊者又聞太

祖皇帝一日飲王審琦等與語明日相率乞罷兵權奉朝請是必有以感動其心者至又援高祖之待英布光武之受赤眉臣嘗竊推其說意必爲邊臣之叛服不常而非純於忠力者故不得已而用駕馭之術行之若賢將良帥則何事於此高宗皇帝常謂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尊朝廷不專於戰勝攻取惟以安社稷爲事至於才將一意功名爵賞專以戰勝攻取爲能而未必識朝廷事體及社稷久遠利害須要駕馭用之聖謨高遠眞得用將帥之法

嘉王次翁乞斬呼延通有李勉風

六月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閱於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司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被堅執銳於殿庭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時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劉錡皆不相能次翁曰臣聞世忠之於光世因言議而隙俊之於錡因錯置而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

中興政要

中興政要

六

振綺堂叢書

論岳飛大將以安危自任不當計較功賞

九月上日昨日面諭岳飛凡有大將者當以天下安危自任不當計較功賞彼以功賞存心者乃士卒効用等所爲也至於朝廷待大將亦自有禮且於前日邊報之初除授諸將差遣便加以師保之官豈必待有功乎若必待有功而後進官乃所以待士卒効用輩非所以待大將也十一年正月上日張俊昨日內殿奏事朕問曰曾讀郭子儀傳否俊對云臣理會不得朕諭云郭子儀方時多虞雖握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卽日就道無纖芥願望故身享厚福富貴壽考一時莫比而

又子子孫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馬乃朝廷兵馬若知尊朝廷如郭子儀則非獨身享厚福子孫昌盛亦須如郭子儀也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凡有詔命不卽稟從則非特子孫不享福恐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秦檜等聞聖訓聳然真得戒諭將臣之體臣升之釋曰建炎元年戶部侍郎呂頤浩援陸贄所謂國不能馭將將不能馭兵乃大亂之道且謂今狄人方強兵革未息倘國能馭將將能馭兵國家有無疆之休將帥亦有無窮之福不然非特國家受害將帥亦必召禍近世將帥事上盡忠持軍嚴整而又循規矩遵禮法者莫如

郭子儀李晟故其慶澤所鍾累世昌盛謹寫列傳進呈
望詔有司寫錄以賜諸統制官使之閱視亦勸激之一
端臣因是以攷費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謂剋敵之要
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
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才不爲用兵不足恃
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用
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帝不能用
范祖禹唐鑑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色
視其脈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爲病也
陸贄論用兵之治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

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
何也必亂而已矣臣竊謂德宗不能用其言於當時而
高宗皇帝能用之於後日此興衰之所由判故因及之

收諸大將兵權

紹興十一年四月詔給事中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
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
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
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
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于上以柘皋之捷召
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太保韓世忠少

師張俊並爲樞密使少保岳飛爲樞密副使並宣押赴院治事

已上三十二事高宗善駕馭將帥者

臣升之釋曰高宗皇帝之善馭將帥蓋英察有以服其心抑揚有以厲其氣銷萌制溢有以全其功名而所以行是三者則在於重朝廷之命令劉光世與韓世忠弗協則諭以先國家之急而頓首奉詔張俊羨劉光世之閑居則問其富貴之所自而流涕誓死奏功之虛實必審小校之勇果怯懦亦知此所以服其心也謂今日諸將獨汝未立功謂朕若怒卿則必有行遣謂當自結主

知何必附託輔臣而後進謂妃嬪所請或不給而將帥朕所委用則厚恤其家謂劉麟敗北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謂虜退不足喜而將士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爲可喜此所以厲其氣也或撫偏裨以分其權畧末節細務而治其係國家事體之大者或俾以安危自任不當計較功賞或乞免賦絹則諭以公議不可寧多賜以塞其責或手寫郭子儀傳徧示諸將又戒以知尊朝廷如郭子儀則身享厚福子孫昌盛此所以全其功名也至於命杜充盡護諸將而有欲不受節制則震怒日豈容如此跋扈楊沂中不援淮西之警則親筆

戒日若不便進當行軍法雖諸將得金字牌文字踴躍
奔命無敢不虔猶語輔臣朝廷出號令不可不審重使
得之若降自雲霄之上其誰敢慢易乎命令既重朝廷
益尊緩急用之其百戰百勝宜也然尤諸將不能杜請
謁之私奏功第賞有未嘗身涉行陣而竄名功狀則侍
御史張守請訓諭之王德總兵于外不循守法擅行誅
殺則侍御史趙鼎請誅之韓世忠追逐建康守臣連南
夫則趙鼎請降詔切責杜充敗於前而王瓚不救則直
學士汪藻以爲宜先斬以令天下范瓊跋扈不忠則御
史中丞范宗尹諫議大夫富直柔等交章論列乞正其

誅劉光世遷延不赴鎮江措畫防守則右諫議黎確論
其擇便安身詔趣就塗二大將結怨日深恐其互相吞
噬誤國敗事則監察御史劉大中請早加裁制以消未
萌之患呼延通內教不肅則御史中丞王次翁乞斬之
或以獻十萬緡錢而賜圩田千頃則中丞廖剛借朝廷
之舉措再三請止之或非有大功而既賜第宅又命脩
蓋則廖剛又再三請止之中書舍人勾龍如淵亦封詔
書繳還陝西諸將被旨入覲則禮部侍郎鄭剛中請折
其氣以責後效管軍與北司交固慮其盜權則校書郎
王十朋亦請鑒漢唐之禍而斥近習懲齊魯之患而抑

強臣三衙親軍寡弱非強本消患之計則給事中明安國請深考祖宗選擇禁旅之法脩明軍政以威四方嚴震極諸將不務協和用兵多有猜間則熊彥詩以瑞安一縣令召對能言之諸路帥守無有協力救援使怯者先潰勇者不能獨立則外之蜀漕趙開能陳之此當時臺諫百官能振朝廷之風采以懾服諸將者也范瓊之誅雖呂頤浩不敢獨任其事而知樞密院張浚奉詔與檢詳劉子羽運籌以談笑雍容誅之識韓世忠之忠勇可辦大事吳玠吳玠未有所聞負才畧方求自試浚能採諸劉子羽而識擢之岳飛力求閑退率意抗章浚又

能察其天資忠果有捐身報君之意再三申請而反覆訓諭之張俊不肯分軍則趙鼎乞降聖旨責其當聽行府之命用楊沂中以助世忠而發趙密入衛逆亮將大舉入寇都堂聚百官議而陳康伯傳上旨宣諭論今日更不尙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乃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既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爲守又使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於是命李寶防海道命馬帥成閔總禁旅往上流控扼制置淮東招討淮北泗宿以吳璘

守興元招討陝西河東路以吳拱制置湖北招討京西等路以李顯忠制置淮西招討淮北壽亳以楊存中措置守江以張浚留守建康以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軍馬以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議軍事此當時宰輔大臣能分任指授佐廟謨以制勝者也王庶視師于淮便服坐壇上自三衙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率以戎服入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胡世將爲川陝宣撫副使諸將入賀世將諭以世將不能騎射不知虜情不諳邊事朝廷所遣來者襲國家之故事以文臣爲制將耳軍中之事務皆不改其宣撫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

示諸公有所未達亦當奉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其濟國事諸將皆拜謝王剛中制置四川單騎日馳百里抵仙人原見吳璘於帳中語以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卧此又授鉞出使受不御之寄俯仰成敗呼吸變改而能明審事機駕馭諸將屈其策力以濟艱難成功業者也大抵武人握兵在手以殺戮爲能事率意輕發無復深思怯於公戰勇於私鬪始由小嫌寢成大釁不能別嫌明微畏避權勢以自處於無過之地往往瞋目語難睚眦抵冒而不知悟則小焉殺身大而誤國流毒生靈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紹興末先儒鄭伯熊上萬

言書謂爲今日安危之定計不法藝祖之治軍未知其可也

察戚方股削仍欲治左右素主張之者

乾道三年輔臣進呈臣僚言戚方股刻太過上曰朕亦有所聞近又役兵起私第人言籍籍朕待遇之甚厚迺負朕如此方俟覈實卽行遣華顛等奏陛下既有聞宜先思所以易置上曰且召來然後差官體究朕亦當治左右一二人素主張之者以警其餘

魏杞奏所謂治其本根

欲江

上諸軍各置副都統使主將有顧忌上宣諭輔臣曰朕欲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惟儲他

日統帥亦使主將有顧忌不敢專擅作過葉顛等奏如此甚善上曰令軍中自推遷如何顛奏須自朝廷差上曰極是若使自推遷便似唐藩鎮唐末人主不能駕御藩鎮之權太重陳俊卿奏唐惟一憲宗剛明果斷所以強藩悍鎮稍稍畏服上曰憲宗最爲賢主其後人主無斷權移於下此不可不戒

副都統與都統制禮有隆殺

輔臣進呈諸軍副都統與都統制禮數宜有隆殺上曰如此處置甚善庶幾他日不至爭權越禮誤國家事

從軍差遣不許帶行御器械及環衛差遣

淳熙二年輔臣進呈帶御器環衛官除授在外差遣合與不合於銜內依舊帶行上曰此輩在軍中若帶內職則階級不嚴可自今正除授從軍差遣並不許帶御器械及環衛官職事

宣諭郭剛住罷俵賣搭息總領奉聞

八年樞密院進呈昨得旨令密問淮西總領葉宏聞郭剛軍中刻剝軍人虛實據宏回報郭剛別無刻剝止是舊有軍須庫俵賣布搭息一事上曰卿等可諭都承旨傳旨宣諭郭剛今日下住罷並本息蠲放仍責問本人號曰老將如何尤有此等事卿等可更責葉宏既職事

是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此等事如何不早以聞此後應諸軍凡有刻剝等事須以實奏

以上出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四

教將帥教偏裨賜以兵書

淳熙六年潘慈明知江州回進兵機一册上曰奇正相須不可偏廢然非悟入者不能知朕常令教偏裨皆賜以兵書有至妙處能預知敵人所向以奇正相生教諸將上諭輔臣曰政之有經權猶兵家之有奇正也用兵之道必知奇正相生循環無端唐太宗李靖論之詳矣朕每每以此教諭諸將

戒諭將官

中興政要

振綺堂叢書

乾道五年淮南西路副總管王公述辭上因宣諭曰如到任應有事與郭振同共深熟議論并淮甸義兵可依時按教不可久勞有妨耕種又曰如修城了可因往逐州軍按閱廂禁等軍或見得淮甸有大利便可具奏來

訓戒成就

九年上謂輔臣曰趙樽已到建康交領馬軍司職事奏稱軍中利害續具奏聞今次須留意軍務樽宿將可喜但向在鄂渚頗失人情是其所短朕嘗訓誡之庶幾悛革可爲全才梁克家等奏人才要作成上曰豈特諸將大抵成就人才要當如此

戒成閔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成閔朝見上曰卿治軍寬猛得濟宜選擇人才以備使用不唯武藝精熟須更令知書

戒飭將官

淳熙二年趙惇浙西副總管回奏論教閱利害上曰卿所奏兵家利害盡能通曉朕若用卿管軍馬須學王友直郭棣凡事公直不恤人情不以賄賂交結卿可作今時將帥以副朕意

宣諭郭杲

十五年上諭輔臣曰郭杲馭軍素有紀律凡事明白而

敏軍中亦畏服但於理財太急自此當務適中使人情帖然迺爲盡善可如此宣諭之

戒諭閻仲

上出戒諭閻仲御札一紙宣示太子與黃洽等令閻仲留意軍務毋事交結以邀時譽之意洽等奏陛下於諸將或長或短無有不知上曰諸將長短朕皆預知因其受病處鍼之使之警懼耳

以上出永樂大典一萬八千二百五

剋復諒
山大略

山 大 谷 嶺 賊 船

克復諒山大略

此據各路電信探報稟報家信來往真

謂無一字無來歷者也

光緒十年十二月法糾西貢夷客匪教匪萬餘大舉攻

桂軍賊老營在船頭我軍防所谷松為中路距諒百二

十里蘇元春陳嘉十八營守之

桂軍多湘軍少觀音橋為西路

距諒百三十五里楊玉科方友升諸軍九營守之

桂多湘少

車里內接那陽為東路距諒百八十里王德榜十營守

之軍湘餘淮軍鼎字五營桂軍龍字五營皆在諒魏綱鄂

軍八營在關內馬盛治桂軍三營防新街在西路之西

賊聲言分兩路一攻谷松一攻車里二十日全軍改向

谷松併攻桂軍壘戰守三日賊礮猛傷亡多廿二日先鋒營陳嘉敗退蘇元春所部亦退總兵董履高率龍字五營援之亦敗諸軍皆退至諒山復議進扼諒山前三十五里之威坡廿八日法來攻復戰法稍卻總兵葉家祥此人最劣眾所統淮軍鼎字五營先奔法專攻董軍董履高中礮折足軍遂潰還諒是夜潘棄諒入鎮南關廿九日諸軍皆潰入關糧餉器械喪失殆盡東西兩軍相去遠聞調赴援一日之間號令屢改比至諒已失無可援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法攻南關時楊玉科軍自西路觀音橋撤回玉科率所部拒戰猝中礮殞各軍星散

蘇元春出隴窰襲敵不克法擾至幕府而還

幕府在關內二十里

十一日法焚關自退潘入關即退幕府旋退憑祥

在關內五里

十又退海村

在關內百里距龍州四十里

又退龍州民大譁始乘船

由水路返海村日駐岸夜駐船法既入關各軍多潰逃無復隊伍淮軍大掠龍州商民遷徙一空營官乘亂攫餉還省電報局移至舟中轉運糧餉軍裝者皆中途奔回游勇水陸肆掠難民逃軍蔽江而下關內大震沿江自南甯梧州潯州達於桂林省無不驚擾紛紛告急請兵南甯戒嚴先是西臬李秉衡於去臘廿一日抵龍州辦後路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皆廣東規越之軍也

先後亦至于材所部十營廣由欽出師時留八營劄東
路思陵待由那陽入越僅率中軍兩營赴龍待械辦糧
並募新軍孝祺軍八營淮軍廣因中途滋事遣兩營到
龍募補兩軍裝械由水運上溯未到齊諒急孝祺赴援
出關而軍已潰當龍州危殆之際桂軍並無一營幸李
秉衡馮子材二人在龍秉衡素有清望靜鎮不搖維持
補苴撫慰將士力阻前敵潰軍于材曩久任廣西提督
三次出關威惠素著得桂越人心眾情粗安馮因留一
營鎮龍自帶一營赴關扼守收集潰勇時賊已萃中路
乃調東路八營至南關王德榜軍亦自車里還紮關外

由隘

由隘在關外東路三十里為入關岐路

至正月底諸軍漸集時馮子

材十八營陸續成創議于關內十里之關前隘築長牆

掘濠拒守獨當中路前敵王孝祺營於馮軍之側法距

諒後於文淵州前築礮台據守

文淵在關外中路三十里

分兵出扣

波關外西路三十里

攻丸葑

扣波之西北百五里

欲攻奪高平省斷滇桂

兩軍來往之路

高平省一名牧馬距龍二百六十里在鎮南關西北

繞出南關之

背越人報馮廿七日馮遣營趨扣波蘇軍趨丸葑法至

關軍已先在驚走遂逐法同文淵獲象一法怒長定府

知府曾以爲誘已立殺其子馮言於潘撫召蘇元春

同中路二月越官越民報馮法將以初八入關馮倡議

先發出關擊賊初五日馮與孝祺軍夜襲文淵州賊憑山築壘三面施礮攻擊竟夜戰至初六日未刻破壘二我軍傷亡亦多軍疲乃還初七日法大股分三路攻關前隘馮營法謂客教越民皆與馮通以眞法兵居前西貢鬼次之教匪客匪在後馮王兩軍皆殊死戰至申東嶺先鋒三壘爲法踞蘇軍援至復合力拒戰槍彈積地盈寸彼此死傷相當至夜未收隊初八晨復戰賊以兩枝循東西嶺施開花大礮大隊犯中路益凶猛王孝祺當其右桂軍陳嘉蔣宗漢當其左馮蘇當其中約王德榜率軍自由隘在關外截其後懸重賞勵士賊礮聲震

天山谷皆鳴四山大霧賊竟薄長牆或已越牆而入馮與蘇誓死決戰告於諸統領曰凡敗逃者不論何軍皆誅之於各隘設卡截殺逃者馮年已七十餘以帕裏首赤足草屨持矛大呼躍出諸軍將領見馮如此俱感奮力戰孝祺以淮軍爲龍州官民所詬病各軍皆輕侮之忿甚亦誓死孝祺馬中礮易騎復戰手刃退者數十人各軍肉薄衝擊復奪東嶺三壘西嶺賊亦敗退關外游勇越民千餘人間馮親出戰皆自來助戰伺隙邀擊賊後隊爲王德榜截擊斃法教百人奪其軍火餉銀馱馬無數賊被截槍礮彈盡遂大潰陣斬三畫二畫一畫數

十級殲眞法兵千餘教匪客匪數百諸軍追至關外二十餘里而還初九日馮出關攻文淵州諸軍從之賊走以僞文淵知州通馮剖其腹而去遂攻諒十二日賊禦我軍於巴坪合擊敗之賊還諒分守諒城及對河之驅驢墟墟有王德榜所築壘甚固爲潘撫昔日駐軍之所諸軍攻之王德榜王孝祺兩軍攻尤力士卒多傷孝祺部將潘瀛先登遂奪其壘十三日辰刻馮軍克復諒山午刻諸軍俱入賊悉眾遁分軍追之山谷中搜獲法兵甚多皆斬之十五日陳嘉王德榜追賊至谷松復有斬獲擒三畫一是日馮前軍麥鳳標追賊至觀音橋並復

長慶府生擒五畫一斬一畫一馮前軍進紮拉木以攻郎甲王孝祺軍進紮貴門關馮定議偕孝祺軍進規北甯越地義民聞風響應越官黃廷經糾北甯等處義民立忠義五大團建馮軍旗號自願挑漿飯作嚮導隨軍助勦或分道進攻李楊材之弟在北甯城內與馮約俟郎甲破卽內應馮遣人招河內客匪教民許以官賞皆受命馮已定廿五日親率全軍攻郎甲分兵襲北甯而法人請和停戰撤兵之旨到乃止廿九日馮前軍尙郎甲壘堅未下擬次日再攻是夜前敵聞旨三月
初一日馮軍停戰馮憤甚獨不願撤兵時岑軍亦同於

烈女傳

初八日大捷於臨洮府廿三日復屢捷逼興化驅舟中
賊入城西路沿江越官越民皆應岑唐景崧由牧馬進
規太原越高太勦撫使梁俊秀率眾助勦游勇頭目
梁正理等皆受撫太原民請官軍往願辦糧以待而和
議已定三月廿日諸軍先後俱入關分屯關內洋人自
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大敗者西電言法提督尼
格里傷斃馮還龍州軍民香燈爆竹拜迎者三十里潘
撫三月初三日去官回籍軍民沿河追罵以馘石遙擊
舟中三十里軍數紫賞關馬武籍皆悉軍數賊北

烈女傳

烈女傳

錢唐汪憲魚亭輯

古昔先王之教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閨門之賢淑與士行竝昭易著貞不字之爻書載釐降禮宣婉婉聽從春秋明防閑之義至於風雅所詠傳記所列重書累見厥行芬芳純懋不止出於一塗若莊姜之溫惠伯姬之守禮文伯母之誨勤孟伋之善教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與其子以偕隱表其夫而持廉以身當熊之忠上書教父之孝聞聲知凶與飯識士士行有百女行奚讓焉徒言三從四德之條者略而未及其全也然而婦人不

能自專繫於父夫此其大較也柏舟之詩寡鵠之歌撼
輓而興嗟宵行而畏露故石廩之邑懷清之臺專以節
操潔白自持家壺之巨防古今咸重之凡百諷誡之所
昭宣懍懍乎守其矩而不敢越在於後世他德或遜於
古人唯茲尙克自保則風化之所由然被於俗習者如
是其久且遠也我

朝治登熙皞遠邁前代淑士於詩書禮樂已著其效庠
序郁份人胥守禮而端操而亦不遺於珩璜之訓彤管
之書如民間接婦守志終身合於功令者錫以棹楔享
於春秋普天之下卽窮鄉僻地之區傭婦隸女之賤咸

能自徇其志慷慨守經鄭衛淫濫之風泊然一變而邑
有志傳閩有惇史文人學士集中所傳班班可考懼翰
軒轍跡之不克廣采於千萬里之遙收之不勝其收載
之不勝其載顧吾力亦尙未能乾隆戊寅己卯間憲厠
跡刑曹每遇節烈之案念其以微賤巾幗不肯暫辱於
一攜手一調語之輕或能蹈白刃而不顧輕生重節足
以媲美士君子特立不回之概是以嘗撫案三歎嘉其
志而高其風心殷然爲之動因思貞烈事跡悉登爰書
可以按籍稽攷特簿書文案叢積無人焉爲之披尋輯
錄故竒特卓絕之行湮沒於塵牘之中終古不彰後之

秉史筆者次諸列傳僅存千百之什一亦可慨矣是以見輒筆之於簡而局於專司未能徧及幸得曹長尹亭山先生俾胥鈔錄各司節烈案件起乾隆初元迄於癸未三十年中事略具矣案中事跡經州縣司撫累次研審情事非虛兇人伏辜毫無粉飾較於文士傳記獨得真實爲此據實傳之次於簡牘於以揚乾風俗貞美著朝廷德化之隆而表暴其人令遠近顯聞貞風更能振起士君子閱茲觀感興懷未嘗不因之而激發亦不負畢命窮泉之女霜清冰潔相慰地下若追考乾隆以前雖得一二而采錄未編恐蹈挂漏之譏尙猶有待也

直隸

文安張會女二姐於豆田中遇惡少韓立柱姐年裁十五力弱立柱用強欲凌之堅不從喊叫抵拒立柱恐人聞力扼吭致死乾隆二年五月總督李衛題准建坊入祀節孝祠
蔚州武興攜妻周氏至張家口外佃種有同夥之山西張珍乘氏獨居調以褻語被氏斥罵而退氏訴夫奮不欲生服毒畢命
喀喇河屯盧同女長兒旗人也同居有宋喜者初調之被斥力按欲與亂值其父歸聞喊赴救免長兒絕食不

餐投纆死長兒與武興周氏俱以乾隆十八年十二月
題准旌表建坊祀

鹽山張印利女杜姐待年於家有張成者與姐爲服盡
兄妹成飲酒醉至其家牽引姐手當被罵斥退旣哭訴
於父投井死

南宮趙克發妻孟氏克發客外氏獨居族人趙子重居
與鄰夜中潛身抉門入其寢手逼氏身驚起劇叫遁去
氏訴姑與夫以死自誓卒服滿

邯鄲李廷棟妻郭氏偶在道遇族李富林向氏牽袂調
誘氏喊罵而逸廷棟知後以族長故少隱忍氏不忿赴

富林之場院縊死氏與張柱姐趙孟氏俱以乾隆二十
年先後題旌

喀喇河屯傅郭氏夫婦居馬姓溝種藝營生有趙大柱
來索所寄物見氏孤身向前逼戲之氏大罵大柱遁忿
極自經

邢州甯超宇妻焦氏鄰胡八兒至其家借轆轤而夫適
不在向前凌氏氏喊罵逐出門外八兒懼聲張持刀嚇
阻而罵喊益甚遂截其喉延十日畢命

曲周劉桂姐劉進富之女也因酷暑依母離寢睡熟同
院居之馬四偏覲見之強污其身姐驚叫偕母追逸姐

憤投於井

清河張尙德妻趙氏懷子獨坐邨人孫三以穢言調誘氏痛罵之性烈誓不欲生延三日終不釋投繯明志乾隆二十一年氏與傅郭氏甯焦氏劉桂姐先後題旌滿城趙李氏年少艾鄰李二保伺其夫不在潛入其室求與私氏素強動口且罵手擒李甚力李見旁有刀取以斫其臂氏不避凶刃持益甚被斫死

青縣李五妻劉氏在窪地打高粱有徐三者設計引入秫科叢中向前迫欲爲亂氏喊罵時有徐三之夥魏四張仁共來相持幸聞叫接應有人逐而散氏哭泣不止延二日自溺於河氏與趙李氏俱以乾隆二十三年題旌

南宮李明孝妻朱氏在棗林看守同村孔玉管見氏子身調以言被怒罵避去氏憤不釋夜目經於室

開州劉守業妻孫氏往鄰劉二小家就其具彈木棉二小戲挑之氏罵而退歸家忿恨不解越三日自縊氏與李朱氏俱以乾隆二十四年題旌

昌平張楊氏其夫張八向谷七借米戲以許令其妻伴宿方予米谷七見張八肯受米將戲爲真乘其夫出黎明叩其門楊詰問故答以予米夫許語氏閉門不納大

罵既而張八知之因營生日不給於炊未以理論舒氏憤氏投繯死乾隆二十六年題旌容城張九姐張聰女也鄰之少年高根羣曾以微言動姐姐若不聞避之去根羣渴於懷夜踰牆竊入臥室將私之九姐不從漫罵之次日自溺於井雞澤秦三妻申氏方天暑患微疾獨眠炕上同院居住之杜雪子推門乞火見其寢不起出語挑以私氏怒罵自沈於井

定州彭來姐父增明負族人彭吉錢吉至其家索逋值來姐孤身在室調以穢辭來姐大聲詈拒之忿不可洩縊而死

任邱籍大姐其父喜然外出室戶偶未固扇族人籍富於人定時挨門入逼與亂姐奮罵取刀斫富奪其刀刺姐喉而死

三河王如林妻金氏鄰居林之秀素往來其家值氏獨處目牽引之圖與私氏不從唾罵之而退氏訴於夫持刀赴之秀家刎頸死乾隆二十七年氏與張九姐秦申氏彭來姐籍大姐五人先後俱請旌

吳橋張遵明妻陳氏獨寢在房同姓張二挾門入房逼身將凌之被氏驚叫逸去追不能獲氏哭罵數日不飲

食自經明其志

永清高體榮妻甯氏有鄭應元者曾爲彼夫婦覓居屋
因相識值夫不在時至其家近身調之氏奔避內室閉
門以拒夫歸訴知隱忍不急發氏憤投井死氏與張陳
氏俱以乾隆二十八年題旌

右直隸烈婦女二十二人按今直隸兼古燕趙疆域
燕以太子丹敬養游士不愛後宮姬姜令其娛客民
化成俗客過率以妾侍伴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
以爲榮趙居沙邱餘氓男子相聚爲嬉戲女多倡優
彈弦踣躑以游媼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風俗污濫如

是而在於今轄於邦畿千里之內王化由邇而及遠
漸染聲教也爲甚易故今閭門貞肅盡革前代舊染
之習歷數克樹節烈之媛較於旁郡尤多迺知移風
易俗權衡操之自上於以昭

本朝陶淑之治效信登到隆首啓是篇風規疊著百世
而後猶將慨慕焉

山東趙陳氏趙小妻也小攜妻至直隸廣平縣佃種田
主趙元鈞窺氏艾爲是佃人婦也率意挑氏氏不從持
刀見逼氏守正不回毒罵無懼色遂被殺乾隆十九年

二月題准建坊祀祠

王玉妻馬氏居東平州同莊居李二矚其單居無人調以淫褻語李二見氏怒卽避跡訴於夫以死自誓守護數日少弛竟經死乾隆二十六年三月題旌

長清韓妮姐者隨母改嫁於蔡姓鄰人趙三見妮姐在豆地而四旁無人拉住欲侵犯之姐手傷其面且急叫趙乃逸歸訴於母卽自溺

堂邑劉祥妻蘇氏祥與蘇如賢在家敘談祥以事他適如賢尙畱私牽氏手欲與亂唾罵拒之夫歸訴其被欺卽自縊

堂邑又有丁氏者姜義泗妻也姜之服叔大木醉過其家時氏已臥而義泗偶出外大木挾窗手探其衾氏憤罵乃遁夫歸後氏往縊于大木空舍中

濮州張山菊妻李氏家無人獨居時鄰人李寔戲調之氏怒拒寔強拽至炕上毀裂襟帶適山菊歸聞喊急至擒寔氏取刀斫寔至斃忿猶不已自經死氏與韓妮姐劉蘇氏姜丁氏俱以乾隆二十七年先後題旌

城武李四妻史氏偕夫同傭給於李殷家殷乘氏獨寢之夜潛入其房犯氏身氏奮力叫罵堅以拒殷懼聲揚力扼其吭致斃

右山東烈婦女七人昔魯國鄭司空之曹夫人賢行
淑懿著聞於邦家齊魯列女之足稱有自來矣宋代
沂州滕縣董氏不受賊污被殺元之甄城李冬兒迫
嫁不從經於室趙陳氏李史氏滕縣董之匹也其餘
皆克以死明志不辱於強暴跡雖別異其烈則同張
李氏既手刃其克憤已可釋身終縊死所以明其潔
己也非過爲詭激也

山西

長治馮成貴妻崔氏鄰馮得雙醉歸以瓦擲吠犬落成
貴屋上氏怒其驚擾往訴於鄉之耆老得雙邀於路調

戲之氏急歸閉門自經
祁縣呂振興妻馬氏其夫之素狎者李愛芳聞其兒啼
甚進門抱兒嗚咽對兒語中實調誘氏當被斥責令去
忿其辱投井死氏與馮崔氏乾隆二十七年旌表

右山西烈婦二人恒代之俗自磨笄著烈而後代不
乏人貞孝女宗孝德里趙郡太守李胤女范陽盧元
禮妻也而涓源令裴倫柳氏慮遭賊辱率兒婦三人
投井死皆已照耀史策傳百祀而不朽然皆生於華
宗有家規世守之熏習父母之楷模幼得保傳啓迪
之訓故能臨難不失其操居常謹端其行若馮崔氏

呂馬氏蓬室下戶箕帚之微耳而亦能顧義輕生不肯稍受摧辱乃知祖規家範不如是訓是行之捷且徧也

河南

嵩縣蘇有仁妻安氏嘗以乳飼王學仁小兒因往來其家無顧忌乘無人時學仁調氏穢褻語被斥去訴於姑及夫隱忍未及聲責氏不能平投繯死

虞城孟五姐孟如山女也獨居織布於室有徐驢者手持布過其籬旁窺見室內無人調以語擲布籬內挑之父歸既訴知忿迫自縊乾隆二十四年五姐與蘇安氏

先後旌表

邠縣程二貴妻王氏家與袁法孔相近法孔以事至其家家值無人將近氏有犯意氏退避法孔躡其後口出褻言氏搏其頰且罵法孔懼逸夫歸哭訴誓以死乘間自溺於井乾隆二十五年五月題旌

河內許九信妻李氏鄰有王柏素相熟於氏手曝柿乾時往牽其手戲之被罵退訴於夫被人欺戲不欲生九信不急爲理論氏自經死

南陽董陶氏年少嫠居夫兄董義之傭曹百倉夜潛入寢室擁氏搗裂其衣氏急叫其姑聞赴呼救爲董義擒

住氏憤極自經死

睢州張志姐張玉林女也往鄰沙五家與其妻偕磨麥獨向前屋取帚沙五以污語侵之急返於家忿激不能釋縊於室志姐與許李氏董陶氏皆以乾隆二十六年先後題旌

舞陽鄭寒時妻惠氏夫出獨棲其鄰姬良醉後過其門挾而入氏驚高聲罵叫而退訴於母不欲苟活母勸慰至再志終不變乘間自縊

永城鮑大姐爲常姓童養媳雨後獨行常之族名年者牽拽入高糧地內力逼與亂裂其衣大姐極力喊罵年

母聞之急赴救年奔逸如歸不欲生延數日投縊自明其節

閩鄉李茂纓妻蔣氏孤身在地采木棉遇蔣添福亦隻身來地初以微辭感動復挈其手被氏叫罵竄去歸訴於姑於夫不甘被褻投縊死

滑縣劉成名妻胡氏在地摘豆值劉三胡櫟見其單獨逞行邪寃牽氏至隱處氏力拒不從衣被裂毀族人聞呼來赴衝散氏歸恥被欺凌自經於屋

新野張豬鬪妻信氏在外傾洗廁器有信九乘醉見之謾出穢語牽其臂氏怒斥罵而退訴姑同往信九家并

命手批其頰猶不釋經而死
汝州任環姐嫁趙姓家其姑向與徐可鳳通往來礙姐
眼更欲污姐以遂其懷乃於夜竊入其房圖與亂環姐
力拒不從次日可鳳倚其姑勢逼以褻語環姐恐終見
辱自溺於井

項城郭三妻夏氏夫出外貿易氏獨處鄰人趙一祥夜
叩其家乞火拉其手調之被斥罵乃避逸值夫弟郭虎
歸扭一祥奮拳擊毆氏怒不解縊於室中
新鄭師窪兒妻樊氏所居房僅限短牆鄰王年兒知其
夫傭於外夜越牆入室氏驚詰聲叫年兒逸氏訴翁及

夫延三日憤不洩遂自經氏與鄭惠氏鮑大姐李蔣氏
劉胡氏張信氏任環姐郭夏氏八人俱以乾隆二十七
年先後旌表

通許師二姐母孀弟幼家無壯者其母常令族人師廷
代買物件不避往來一日門偶不固扃廷竊入姐室撫
摩其身急詈叫而奔去卽偕母至廷家痛罵并命心猶
不甘投繯畢命乾隆二十八年三月題准旌表

右河南烈婦女十五人在漢則樂羊子妻勸夫不捨
餅金則持廉欲斷織以勵夫則卓識不食攘雞則孝
諫刎頸避辱則貞烈諸行備焉此爲賢士之難完具

者在晉則荀爽之女義不二夫在唐則京兆竇氏伯仲二女在宋則貝州趙氏新鄭張丁氏汝州二王氏在元則洛陽朱錦哥偃師王安哥沐梁丁尙賢妻李氏在明則汝州張鐸妻睢州湯趙氏俱以陷賊不受充污或觸兵刃或投崖谷河水死以自光其節若許李氏則樂羊子鄉里也董陶氏則荀爽之鄉里也任環姐則二王氏張鐸之鄉里也張志姐則湯趙氏之鄉里也前列已耀於史乘後烈復表閭刻石而馨香於春秋之享祀詎不休哉至於任環姐事實與明之吳縣王妙鳳貴池唐貴梅及歸震川所傳嘉定張氏

雅相類婦貞而姑淫少艾潔而老嫗穢譬如猷猷尋丈之地良苗莠艸共生其間迨秋而落其實良者自良而蕪者自蕪也是故嚚愚之門或能挺生哲士而忠臣義士亦不免有庸弟悖兒人當自爲樹立哉

江南

安徽懷遠宋三子妻齊氏夫傭於外依母宋氏舍賣麩條鄰有監生楊三考窺氏姿誘之勿得則計令唐秀入其肆尋由爭鬪適有宋之義子劉湘臥店後榻上遂污齊氏與湘有私致相扭擊復賄保長言家畱面生人當報官私致三考意於宋氏如允事即可寢母女皆堅拒

不從保長卽誣捏報於官惡言恐嚇母女憤無可訴勢孤力弱相率而縊乾隆二年十二月題准建坊祀祠安徽太和徐常妻李氏常早出犁地氏尙寢鄰人張三潛入室撫摩氏身氏驚斥罵始避去氏忿轉輾不能釋投繯死乾隆四年十二月題請旌表安徽虹縣陳江妻張氏江與高永久同臥外戶看守牛犢江睡熟永久冒爲江入室氏辨知非夫追叫被逸姑與夫因未有言調牽褻踪跡忍未發氏愈憤激延一日自經乾隆五年十月題旌安徽蒙城陳氏吳增童養妻也往地除艸有李定者四

顧無人紆其臂調之氏拒不從力拉入秫科中逼與亂經過有人聞喊赴救而免氏歸訴於姑自縊明節乾隆六年六月題旌

安徽阜陽循姐于孟甫女也鄰人王四見其獨身在地挑菜強牽入秫地隱處將侵凌之姐力拒毒言肆罵王四以刈艸刀斫仆地罵愈厲連斫致斃

安徽合肥呂積揆妻汪氏少而寡依其叔姑芮氏居有江周者初喪偶向芮議娶之氏秉貞欲守志不從芮貪財禮主婚許嫁周而氏志節不移事遂寢江周覬氏少艾必欲圖之強委禽焉氏截髮自誓周猶不悛揚聲將

搶氏於家氏被逼投水死

安徽和州蔣成科妻左氏夫族人蔣成進遇氏於屋後調以醜言氏避入屋復踵入氏叫詈之始退憤無從洩溺於河

安徽太和苗姐石應厚女也有石車者持鎌刈艸於地而苗姐挑菜值之欺姐單弱牽臂凌犯之姐大罵相拒卽以鎌擊倒姐如罵益肆遂遇害姐與循姐呂汪氏蔣左氏四人俱以乾隆七年旌表

安徽亳州呂天祥妻石氏鄰人呂文法住於前院見氏獨處誘令入院摘雞骨菜又誘入其屋吸煙艸煙擁氏求私氏喝不退力牽進臥室氏力拒毒罵聲高文法取刀斫之益肆罵不少懼被按在地刀害其命乾隆九年

十月題旌

安徽定遠賈愛妻楊氏婚一載而寡誓志守節夫兄賈仲欲令改適氏回母家慮其奪志也稟縣官求印保守志仲不遂意怒甚兩次求媒議婚必令嫁而後已氏恐墮其計自縊死乾隆十一年十月請旌

安徽阜陽李有忠妻賀氏往楊子臣家佐楊妻烹飪供客饌楊家顧工夏培窺氏少艾於氏之歸也夜已深矣乃踵而抉門入其寢用強侵凌毀裂扣帶氏極喊驚聞

鄰右有人赴應始逸去氏哭訴於姑促夫歸欲其理論夫稍遲之氏卽投繯死
安徽合肥余子盛偕妻陳氏備於余南英家南英飲酒醉歸赴氏寢逼欲污之氏叫詈南英避去子盛歸而知之時南英避跡不歸稍延未及聲理氏憤自經
安徽鳳陽李孫氏其子李晒子與顧璽索錢爭競有李義臣者因有宿嫌捏言璽父與氏有私曾越牆污氏致兩家之子生分逕投鄉耆誣稟於官氏赴縣投訴歸憤急不能耐刀抹頸不殊復溺於水氏與李賀氏余陳氏俱以乾隆十三年先後題旌

安徽清溪曹徽珂妻胡氏夫亡遺一女守貞已七載矣有程光就者稔其賢淑托媒與其夫兄曹徽珩說允立婚書胡氏微知之稟父胡盛臣鳴族理議毀婚書寢其事且爲立繼嗣氏因是寄食父家光就逼氣不降仍賄原媒噉微珩以厚財潛備輿從於八角墩指揮曹之族人誘氏歸家而中途劫之入輿中縛以繩至程家氏抵死不從浼鄰婦伴守俟其迴意延三日氏縊以上樓就浴墜樓殞命

安徽合肥李天六妻楚氏夫故無子依老孀婦王氏居守節多載天六同堂弟仲六貪財強欲嫁之媒與娶者

已諧合矣而氏始知慮遭逼辱懸梁死氏與曹胡氏俱以乾隆十四年先後題旌
安徽祁門吳升繞妻倪氏向族人倪春受借銀買木棉借與銀一錠春受見氏執銀有喜色因而調之氏怒斥令退訴夫偕至春受家理論猶不釋自溺於水
安徽霍邱龐述先女從戚家攜糕糜回途遇外戚裴奇見而乞糕於授受時執手調謔氏捧脫斥罵歸訴於父父以執手小釁勸隱忍女恚投繯死

安徽宿州陳李氏自幼童養陳家夫友德未成婚其叔翁有傭婿楊德遇氏於園中牽氏欲與私氏不從用強

按在地裂其衣叔翁聞喊叫趨救免氏卽於園自經死安徽亳州松姐卜永顯女也其母愍鄰人李法赤足許代爲作履法至其家問需布幾何母適不在而松姐以微疾寢未起時室中無人法坐床揭其衾被罵遁去姐忿怒乘間自縊姐與吳倪氏龐女陳李氏四人俱以乾隆十七年題旌

安徽臨淮郭氏依母與兄居兄佃種周龍津田兼合本酤酒龍津之督租人周天玉素往來無嫌一日乘醉知其兄他出潛入其家而是夜適氏房門未下關遂近寢拉氏手驚醒叫罵母赴追去其兄適歸擒獲將鳴於官

氏不能俟，刎死於龍津門外。乾隆二十年五月題旌。
江蘇句庸陳氏，失父依母程氏。有姜加瑾欲聘之，議於
母，未允。而媒氏捏言有成議，備禮送其家。程氏怒，毀其
筐篚，斥去之。加瑾恚甚，與已母計，伺氏獨行時，拉入姜
家，程控於官。官令姜送給於其母氏，以其被欺也。歸一
見母而縊。乾隆二十三年旌表。
安徽滁州張天德妻陳氏，家貧甚。天德肩販於道，氏漿
糲度日。鄰兇王天瑞屢挑不從，持刀嚇逼。氏走免。天瑞
蓄意伺之，乘隙斫之死。乾隆二十四年四月題旌。
江蘇丹徒殷永通妻康氏，臥後屋護守豬柵。夫兄家傭

工張順生，飲醉肆膽，挾門進氏房，揭幃牽被。氏喊叫而
退。氏以被傭奴窺覷，爲辱。延三日縊死。乾隆二十五年
四月題旌。

安徽當塗劉起進妻陳氏，獨居在家。鄰人張其德醉後
竊入氏房，伏隱處。氏夜入房，其德突出，輒語調褻。氏怒
罵，避去。次日向其德理論，反被惡言撐拒。遂自經於其
德之門外，被救復沈於水。

安徽太和如姐康有倫女也。族人康二印見姐子身逼
而擁之，姐罵而逸。父母歸訴，其被欺，卽自經死。

江蘇阜寧張朋妻費氏，年甫十六。鄰有張玉九者，五更

時喚朋下田而冒寒風推門入室近逼氏身氏辨知非已夫爪其面高聲呼救張奔逸氏恥被欺凌無可洩自溺以明節

安徽阜陽李振妻朱氏振之義父黃孝過其家具酒食而留宿焉振伴寢於旁夜半振熟睡孝潛入氏室冀其疑是振而不暇辨也登床侵其膚氏覺知非夫捉其髮大叫振聞赴捉獲氏恨怒不洩自經死氏與劉陳氏康如姐張費氏俱以乾隆二十七年題旌

安徽當塗袁永公妻陶氏夫死子幼當單居時鄰廟僧濟明歆其姿以乞補襪被為名微言感動之氏不允其乞復持簪環相貽挑誘氏斥罵擲之地乃取刀持氏威逼之氏急高叫畏人聞斫氏仆地鄰保明其事於官濟明陷氏素與通飾非強姦氏知忿極投繯殞命因氏再醮不合令甲無旌表

右江南烈婦女二十八人上江得十九下江僅二二而已非上江多貞女而下江少亦非下江少克頑而

上江多揆厥所由安徽等郡風習剽悍鷙戾膽麓而妄行江蘇諸郡寬柔狡黠識進退巧避殃害雖佻達之惡少年遇真正婦女稍嘗而不可則回心挫志而不至於橫決固非上江悍俗之比也是以猝遇賊亂

其著節烈也仍多漢有吳縣許升妻唐有揚州樊彥琛妻宋有吳縣吳永年妻明有江都程氏六烈皆值兵難然後顯也而平世之死於強暴也較少若上江之臨淮郭氏與元史之王宣妻同縣也和州蔣左氏與宋史之張弼妻明史之姚守中妻同州也滁州張陳氏與元之丁國兵妻同州也當塗劉陳氏與明之孫士毅妻同縣也豈非聲教所被先後一揆之貞歟至於當塗袁陶氏不從淫僧之挑不畏強禦兇威其節可嘉也而格於成例不得旌表按婦人失從一之義公令所不取不易之道也然而夫死無依有主婚

媒氏公而非私先王亦許而不禁爲其子制服故再醮之嫁夫公也挑誘之污私也氏能順其公而不以私貶節例之於人士百里奚以虞臣而忠於秦豫讓會客於趙氏而爲智伯報讎論世者嘗曲諒其心有時乎取之故爲綴附袁陳氏於末使公而非私者之毋自棄於名教之外也

浙江

仙居張日和妻金奴有張其成者與日和往來金奴素相見日和出外時其成於夜挾門入金奴室向前迎撲金奴急喊鄰母來赴接應乃逸金奴恥其見凌自縊乾

隆十一年五月題旌

江山王兆貴妻徐氏其鄰張老疇蓄意圖與私挾耳環等物伺氏獨居之時送遺氏挑誘以言氏怒正色斥之復近身相犯氏擒其隱處高叫值兆貴歸持木毆擊被遁脫氏忿不欲生溺於河

仁和徐士升妻洪氏有鄰沈光振與其夫共佃地種植見氏子處陽爲乞火進其屋唱里巷俚曲調之斥責令去光振愈狂熾前持手將卽強焉氏叫罵聞於鄰鄰婦赴救而免氏憤恥不甘延數日自縊氏與王徐氏俱以乾隆二十七年題旌

右浙江烈婦三人杭州舊謠云兩劉哲一劉烈爲錢唐劉烈女歌也清風嶺指血書詩至今石不滅跡臨海王氏之偉節也嘖之烈女廟爲胡妙端立也浙之風俗與下江相近平時死於強暴者率少於他州至於遭兵燹值寇難大節挺挺不可貶重累而見於傳卽勝國舊史所載嘉靖年倭寇之亂崇禎年中賊兵之蹂躪遘其殃慘如慈谿沈氏六烈甬上四烈餘姚前後二烈若當無事之時不顯其爲真正也嗚呼前烈之馨香赫奕照人後世猶將興起况乎經今百年之宣化守令班條布訓歷示勸懲閭閻艸野率俯首

飭遵其義其斂跡不爲狗彘之行有以哉

江西

長興汪常子妻陳氏獨居績麻族人汪三珠入房撫其肩圖穢氏罵甚激厲三珠擊以拳相扭競鬪撞不解三珠不可脫拾石擊氏首傷重至死乾隆三年題旌
長寧嚴孟元妻彭氏往山拾樵薪族人嚴訪賓少年事學而狂見氏獨行山中攜錢至其所手欲贈之而語以邪意氏叱不顧乃退申稟聚族理其事訪賓詭辭抵飾願宰雞神前誓無他事遂已後氏汲於河逢訪賓嫂而訴之且訴且罵訪賓之學館近聞之向氏肆行恥辱氏

忿自縊乾隆七年三月題旌

德安李繁明妻徐氏繁明逋其族繁文租故來索租其家而繁明適他出氏獨居用言挑氏繼以褻穢氏俟夫歸訴之卽引繩自懸繁明救之蘇其夜卒經死乾隆十七年三月題旌
湖口余廷賢妻段氏廷賢客於外氏獨棲鄰惡陳耀魁夜間竊脫其扁入室據床相通氏驚擗衣大叫鄰人聞之競來赴而鄉保適又至耀魁不及遁誣氏造捏眾驗扶門傷損之跡共責耀魁俟廷賢歸家理論氏不能忍卽自經乾隆十九年十一月旌表

龍泉吳黃氏其夫學行與服兄學義共居學義初以言挑引氏若不聞避入室學義躡於後紆氏臂氏叱詈爪毀其手開後戶欲往訴其夫之叔學義懼揚其醜執木挺椿其腦後仆地而斃

會昌高盤谷與族高紀迪同居當其妻劉氏獨居之夕竊至執爨所滅其燈火握氏兩手欲爲私氏不從大罵呼救紀迪推氏倒按住用強氏翁聞呼來赴始遁去哭訴被欺不甘閉戶縊於室氏與吳黃氏乾隆二十年先後旌表

永豐陳冬姑袁吉林之妻也族人袁友萬至其家借升

氏入房去取友萬乘無人潛隨入擁氏侵犯之氏力弱被按於床上毀其衣氏顛跌大聲劇叫叔嬀聞之急歸而友萬已先逸勸氏待夫歸責其罪氏不能忍投繯殞命

廬陵胡攀桂妻彭氏攀桂客於蜀五載不通耗皆疑其死鄰人裴角山覩氏少艾欲婚爲繼妻浼人說其翁令嫁之翁不允角山負氣必欲娶之欺其翁弱令傭僕扛肩輿於其門自入廚力捧氏入輿固扇鏹之迎至家翁與姑鳴於鄰里將控官角山恃財勢強賂以財帛爲聘翁堅不受氏以死自誓不敢卽成婚每日善言誘勸而

迎其姑相伴守氏恐用強受辱乘間自縊氏與陳冬姑俱以乾隆二十一年旌表

湖口沈萬里妻梅氏萬里晚出虛掩其門氏停燈俟夫和衣臥族人沈以成推門進見室縫燈光挨入室近床見氏寢擬以睡將熟也竊牽其衾氏驚詰問大罵以成懼而遁萬里歸哭訴前事乘其外出理論經於室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題旌

寧州廖念文妻溫氏代爲同居伍亞四製荷包亞四來索時適念文外出而氏獨居以言挑誘氏正色責之猶不悛強牽拽求與私氏怒罵喊叫亞四恐人聞隨取尖

刀刺之被殺死

湖口周儼妻彭氏儼之族有周正宇者居相比近一日入其家見氏向火坐而屋適無人涎氏欲亂之以穢汚語相謔近就火取之且握其履氏叱罵卽奔去儼歸知之控於縣氏乘間自經氏與廖溫氏俱以乾隆二十七年題旌

右江西烈婦女十一人而湖口居其三此非湖口多真正且強暴爲俗也偶有著也且如吉安一郡於宋則龍泉有李梁氏安福有樂氏二女劉生妻歐陽氏永新有譚氏婦吉水有孫項氏於元則永新有何賀

氏吉水有趙氏婦貞烈之女七見於篇臨其險難
顯名節蓋處常不失其志無所表暴一旦猝遭變故
皎然自彰正如松柏之閱榮茂時常常耳必歲寒而
後凋始見諒其心迹夫豈不欲安常處順以自保乎
不得已而棄命全貞其苦心也非所願也而兇徒之
撓亂適足以顯其潔清之名彼貞所負僅一死耳死
有輕於鴻毛而反重於泰山者此之謂也雖死也而
凜凜有生氣長發光於案牘墨彩之間迨功令一伸
兇膺常刑彼死香而此死穢一爲士大夫之所讚歎
一爲樵童丐豎之所唾罵嗚呼一念偶不謹身名偕

喪豈特彼愚氓哉

福建

詔安林張氏寡居有子當夏月向其夫服弟監生林府
借用蠶疋至夜林府持疋來叩門氏意是子歸納之府
見氏單獨挑以言被氏怒罵避去氏忿不欲生延數日
自縊乾隆二十四年題旌

武平林華慶妻范氏鋤於芋田夫之服弟三俚過之以
其獨身無伴也向前戲之氏叱罵且走避三俚攫不釋
相持互毆擊氏弱仆地石鋒觸腦死乾隆二十六年五
月題旌

右福建烈婦二人福建古閩地也去中夏也遠僻側於山海之滋聲教難訖在今則習俗丕變士休乎詩書家敦乎禮讓人才蔚起之盛抗衡江浙世家大族連簪笏者十餘世代有其集者百餘族而閨門修敕有禮有法固無羨於華子魚也若林張氏林范氏林固閩之巨族流被後人雖貧賤而不忝祖德有足稱焉然考之載籍浦城徐淑和拾炭題詩於桂林橋罵賊投水莆田有戴寡婦清龍溪有蔡三玉興化有劉氏二女古今相映亦不乏也

湖廣

湖南衡陽譚德裕妻范氏德裕業儒小試州縣歸父錦衣怒其不速就學榷楚逼令去家是晚錦衣酣飲夜深呼氏入己房取衾已躡其後入房將至床吹滅所持火擁氏欲報之氏堅拒不從欲聲叫錦衣按其吭取刀殺之乾隆三年十一月題旌

湖南武陵談次蘇妻張氏歸寧母家嫂之弟姚應賢飲醉過之而家中值無人進至厨見氏獨在向逼氏裂其衣氏喊叫聞於外次蘇適在鄰近急來赴應賢奔遁方聲明鄉保理其辜氏忿不可忍夜經於室乾隆十年十二月題旌

湖南蘄州岳陳氏夫亡遺一女叔翁岳士近屢勸氏別適氏志堅守貞誓不嫁士近貪得財禮噉氏同堂兄介遠許分其半密與二三媒氏謀嫁於盧姓至期介遠強牽氏入舟伴送至岸又拉上輿至盧處氏顛跌倒地號泣盧不敢逼浼鄰婦慰勸而令母伴守之防護甚謹延旬日氏給其母出房閉戶自經乾隆二十二年八月題旌

湖南宜都劉永華妻黃氏永華死子又夭而氏志節不移永華之服弟澤遠利吞其田產又得聘財密媒嫁於李姓恐氏不從暗備馬匹護從而手拉氏上騎擁以去至其家氏謾罵慷慨明己志李不能強乘間刎頸死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題旌

湖北應山陳羅氏夫金邦死守節不嫁金邦叔天爵利其所居屋初以善言勸改適氏不從乃囑氏之伯與兄苦言諭意終不允繼而再三堅勸被氏斥責而退天爵乃約其伯共分財爲主婚告氏以娶主姓名及婚期謂事已定如違徒取辱耳氏抵死不從而以內家外家一黨牢結恐取逼辱遂自縊以明志

湖北隨州汪黃氏夫死苦志守一十七載撫子已長子復死有同母異父之兄黃明高曾貸氏錢未還冀其改

嫁則錢可得潛令媒諧合娶者而邀氏於家關說聳恟
之氏堅不允歸而啼哭其妯屢慰諭延數日氏慮其終
罹辱也燒毀衣物木棉等閉戶投繯死氏與陳羅氏俱
以乾隆十六年題旌

湖北沔陽何義章妻葉氏義章外出同村居有陳定衛
者至義章家欲與敘語氏以素相識故手供茗椀定遠
於受椀時牽其衣作穢語氏叱怒懼而退氏之兄知之
至定衛家競之義章歸復向理論鄰保等因事關兩家
顏面飾重從輕定衛願甘置酒服禮而氏必欲其鳴神
矢誓證已言之非誣是以延緩數日比廵不及待投繯

死乾隆二十四年題旌

右湖廣烈婦七人矢志不改適而死者居其大半蓋
楚地風氣剛戾自清門以外皆貪暴果於自用不順
人情習俗使然由來已久雖賢守佳令不憚訓約欲
轉移其風而猶不能盡革然亦少減矣古來逼嫁不
從之貞不一而足若漢陰瑜妻晉之西道龍憐及呂
纂妻宋之開封朱氏元之內黃趙王氏瑞州李袁氏
濱州惠李氏彰德齊劉氏明之吳縣余馬氏李須氏
餘姚吳江妻金一龍妻皆被逼迫欲奪其志而志卒
不可奪以死自殉先後一揆也而譚范氏者被殺於

惡翁尤屬潔白嗚呼錦衣督責其子於學不識彼所以命子學者爲何等事然則彼之責子令出豈欲其就學哉子離室彼得肆其邪耳若非貞婦秉操不回是聚麀也譚氏皆人而畜也

四川

符賓妻劉氏夫亡無子攜女依母家守志家有田產夫兄汝相佃種納租與氏給母女朝夕而積欠穀至二百石欺其弱子不肯還復利氏嫁則前逋消而田可得且有財禮知其明言之不從潛囑媒嫁與唐姓已主其婚假以他故給氏歸塗經唐家則擁入焉氏哭罵不從夜

投繯以死

張吉安女名丁坐家之門外其鄰傭楊昌明飲醉過其門四顧無人近身撫丁肩臂丁怒叱毒罵昌明肆其醉膽手取木梃追擊丁母聞之急奔救復取刀斫丁越十日丁傷重殞命丁與符劉氏俱以乾隆十一年題旌

右四川烈婦女二人考蜀之貞節自秦始皇帝時卽有巴寡婦清帝爲築臺以表之而會稽頌秦之碑辭所云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指此也宋有嘉州鄭節娥不從母娼投於江劍州小常邨婦不受賊汚死清風之著於前代尙矣而崇禎之季張獻忠兇

行蜀中殺人如麻數千里赤子盡被靡爛其間烈行
潔志觸冒兵刃而死與夫自喪以完節者定不乏人
而以具遭塗毒見焉而不能傳傳焉而并傳之人已
絕口致埋沒而無聞者不知凡幾秉史筆之士無從
根據所以寥闕而絕書 本朝除黷拯民招流亡理
瘡夷他州民充籍其地者大半雖五方風氣不一其
俗而百年以來涵濡漸摩與中州固一致而同風蓋
功令之最善遠超出於歷朝者嚴禁娼妓北里平康
瓦子板橋之淫濫千餘年積弊力爲掃除而狹邪之
習盡則貞潔之風開今世之不貶節而甘蹈其死天

下翕然從之而何限於舊籍新充也歟

廣東

番禺龐集喜妻馬氏同院居之曹桂超因天暑氏翁在
外乘涼氏獨寢而門未闔潛身入其房美言求與私而
手侵之氏驚叫翁聞赴應桂超不及遁祈次日服罪唯
命願毋聲張氏於是夜自縊死

東莞陳亞蟬陳儀錫女也暑月之夕入厠房同居族人
陳蒂載竊隨後逼其體求爲亂被亞蟬喊叫而遁儀錫
來赴獲之蒂載之父隨以家法杖責亞蟬哭泣不休乘
間自經

英德吳細嬌吳添崇女也往山尋采藥州有邱王受在
山東薪於無人時相遇壬向女牽衣侵凌之叫喊力逆
脫歸添崇明於里保將控官細嬌忿激莫可釋乘父出
時經於室
開平戚欽源妻梁氏比鄰有戚九興者欽源之族叔知
欽源赴飲鄰宅至其家乞火穢言挑氏氏扭定大叫欽
源聞而急歸被擒獲九興之兄切責之手批其頰復同
合族責九興於祖祠氏性烈猶不能舒憤自赴尉衙喊
稟歸而自經

海豐林景謨妻孫氏晚浴於室有鄰陳朝貴過之戶隙

鏗光露外謂景謨在室也推門進見氏方裸戲以言被
氏罵退氏哭罵欲自盡眾勸慰不能釋沈於溪氏與龐
馬氏陳亞蟬吳細嬌戚梁氏五人俱以乾隆二十七年
先後題旌

右廣東烈婦女五人廣東地阻五嶺南海禮義文學
之邦也其在宋時卽有英州真陽之吳譚氏南雄之
李謝氏不從賊殞命今觀於龐馬氏與明陳推官之
妻謝氏之玉華同以番禺顯節陳亞蟬者與明徐亞
長葉王氏同以東莞見貞其餘皆鄉僻蓬戶之弱質
非從保姆之教又非世家巨族久漸於訓誡之嚴軌

則之式而克堅秉潔操明志而歿尤可嘉也彼等居處薄陋無重垣連闔爲之禁防家與道塗限僅單門而又爲兇徒朝夕習見不避嫌疑其易於肆耶人之膽宜矣若在深居奧室上有家長之嚴旁有媪媪婢厮之護外人罕能見其顏色故其絕覬覦也易嗚呼富厚之安全名節處順而莫知寒陋之侵凌恒傷其性命崇高莫大乎富貴貧苦爲人生鄰死之塗在婦女猶然士之處此境將如何也

附錄河南一條

扶溝劉子順妻施氏天暑時子順貪涼睡門外氏方裸

眠鄰家傭人陳天經踰牆竊入見睡方熟冒爲子順污之驚覺知非夫喊擊被竄子順聞之持刀追與并命不及而返氏卽自經於室以被污不請旌

附原議六條

康年案此六條蓋吳西林先生編書時所擬原在序後嫌不順移附書末

檢來書四冊中少陝西廣西雲南貴州及遼東烈女事案餘省或無若陝西必有案件鈔者偶不及耳若不采人恐未成完書

烈女之案始於初元止於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此二載再能采入似於體例得宜

外有節婦傳四本於中紀高郵黃立功妻李氏湖廣恩

施鄒利妻張氏山東荷澤張端女畱姐俱題旌又江南
北鄉裔氏海州程國整女俱不旌此五條者或其事在
乾隆年之前采之或蹈羅漏之失故雍正年中浙江歸
安賈大姑亦不采入

四川何逢金童養妻張姑一案極有疑竇經明眼摘出
一一致駁情事顯然誠所歎服但爰書已定語干功令
恐未便登於簡策是以刪去
律令成例受污者不旌正經也而河南扶溝劉子順妻
施氏邪人冒其夫來眠女婦於睡熟朦朧中安於其夫
以致受污非畏勢膽怯勉強受辱之比雖不旌傳可采

也設遇賊數人共持之而受污能以死自明此力屈而
辱論者當度其跡原其心猶可采也故附錄以俟去取
湖南澧州雙曾氏考其情跡節而非烈旌其守節至六
十餘被打降致死非旌其不受辱而死也與編中所采
諸烈婦不類節雖可嘉載之恐蹈羅漏不采入

